

LINYUTANG SHUPING XUBAJI

林语堂书评序跋集



季维龙·黄保定·选编

选编者 季维龙
黄保定
封面设计 许康铭

林语堂书评序跋集

林语堂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00,000 印张: 12.25 印数: 1—1,700

ISBN 7-80520-124-2

G·13 定价: 4.25元

〔湘岳 88—7—5〕



林语堂/像

文章可幽默

作事須認真

林语堂

林语堂/手迹

选编者言

DD85/09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他原名和乐，上大学改名玉堂，后又更名语堂。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大、北师大、女师大教授和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36年举家移居美国，从事著译。晚年定居台湾。1976年死于香港，葬于台北市近郊阳明山麓。

林语堂一生著述甚丰，从1923年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开始，其文字生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先后写了数以千计的散文、杂文、小品、随笔，完成了三十多部译著。笔墨涉猎颇为宽泛，有历史的记述，有对社会问题和人生哲理的阐释，有人物传记，还有文艺小说创作等等。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勤奋多产、有成就也有争议的大师。

从“五四”以来，林语堂在散文、杂文的创作领域自成一家。特别是二十年代，在北京、厦门执教时期，曾是鲁迅先生的文友与挚友，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无情抨击封建统治，热情讴歌民主革命，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现代评论》派进行斗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由于林语堂在人生观、世界观和文学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他未能沿着通向革命的路继续走下去。相反的，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他退缩了，由走中间道路最后滑向人民革命的对立面。尤其是在他的后期，还不时要写点文章骂共产党，骂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国际上获得了“反共作家”

这一不光彩的称号。

林语堂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教会和资产阶级教育的熏陶，从生活到思想，越来越欧化。但他也并没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不忘自己是中国作家。在他的著述里，民族感情是浓烈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之道，使他心向往之。他把“亦耶亦孔，半东半西”作为自我写照，此中不无道理。他曾为自己写过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虽是自诩之辞，也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他以民族主义的两脚踏着东西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为东西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除早年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外，还通过英文写作，直接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从《永乐大典》到《四库全书》，从《红楼梦》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批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和小说，他都或多或少作过介绍。特别是他所翻译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足可与林琴南、辜鸿铭等人的译作比美。

林语堂的书评序跋类文字，在他整个的著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却是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特地从林氏众多的著述中，撷取了一百篇具有代表性的书评序跋文字，汇编成《林语堂书评序跋集》。本书由作者的书评文章、自序和对部分报纸、刊物的杂评组成。通过这些文字，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林语堂对文化、对社会、对人生的见解。他的书评序跋文字，大多短小精悍，很少长篇大论。写来闲散幽默，表面似乎未说到主题，却句句又未离主题，在适当处作画龙点睛之笔，耐人寻味。其语言风格有一种热烈明快而又带有节奏感的特点，自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其思想倾向也明显的包含着正确与谬误，如对《袁中郎全集》的评论就是一例，表面推崇袁中郎，实则极力推销他鼓吹的“幽默”、“性灵”和“闲适”，不免过当，相信读者自能正确

判断。

林语堂和他的大量著译，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主要事业是在文化思想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林氏的著译作品，过去却很少见到。而要了解这样一位有争议的大师并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又只有通过阅读、研究他的作品才能做到，所谓“文如其人”是也。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关于林语堂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出版他的著作也日益增多。选编《林语堂书评序跋集》的目的，主要是从一个方面为研究林语堂和研究新文学运动提供资料。但由于选编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高明指正。

季维龙 黄保定

1988.7.12于长沙

目 录

《大学》简评·····	(1)
《中庸》简评·····	(3)
《论语》简评·····	(4)
谈《论语》句解	
——答灵犀君 质疑·····	(9)
论孔子的幽默	
——《论语》杂评·····	(12)
论孟子的文体·····	(18)
孟子说才志气欲·····	(21)
《孟子·告子篇》简评·····	(25)
《礼记》简评·····	(27)
半部《韩非》治天下·····	(32)
谈钱穆先生之经学·····	(34)
《关雎》正义·····	(40)
《左传》真伪问题·····	(42)
《史记·孔子世家》简评·····	(46)
评《大义觉迷录》·····	(47)
《帝王生活续篇》序·····	(54)
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	(55)
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	(64)
《辞通》序·····	(72)

《形音义综合大辞典》序	(75)
我所得益的英文字典	(77)
评两部英文字典	(84)
《世界标准英汉辞典》之荒谬	(86)
论英文读音	

——评《英语备考》等 (90)

翻印古籍珍本书

——兼谈《浮生六记》全本 (94)

“古书有毒”辩 (102)

论曲线

——评《古今文致》 (105)

介绍《曲城说》 (107)

说晴雯的头发兼论《红楼梦》后四十回 (109)

续论《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 (115)

说高鹗手订的《红楼梦稿》 (120)

跋曹允中《〈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研究》 (126)

论大闹“红楼” (130)

新发现曹雪芹手订百二十回《红楼梦》本 (135)

再论《红楼梦》百二十回本 (142)

《红楼梦》人物年龄与考证 (149)

刘铁云之讽刺

——评《老残游记》 (153)

金圣叹之生理学

——简评《杂华林》 (156)

白话的音乐

——评《白雪遗音》 (157)

《初期白话诗稿》的精装本	(161)
殷颖《归回田园》序	(162)
舒白香的《山中日记》	(163)
冰莹《从军日记》序	(170)
给章衣萍先生的信	
——《樵歌》新跋	(172)
读《萧伯纳传》偶识	(176)
再谈萧伯纳	(182)
读《邓肯自传》	(187)
跋徐訏《中西艺术论》	(197)
《公理的把戏》后记	(198)
《论语文选》序	
——兼作《论语丛书》小引	(203)
《西线无战事》序	(204)
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	
——《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序	(207)
给玄同先生的信	
——评《欧化的中国》	(211)
跋《牛羊之际》	(216)
连金城著《文学与农业》序	(218)
新旧文学	(220)
读《近代散文钞》(上、下)	(222)
小品文之遗绪	(234)
再谈小品文之遗绪	(240)
《剪拂集》序	(245)

《新的文评》序言	(248)
《语言学论丛》弁言	(257)
重印《语言学论丛》序	(258)
《重编新韵疑年录》序	(261)
《行素集》序(即《我的话》序)	(263)
《作文六诀》序	(264)
关于《子见南子》的话	
——答赵誉船先生	(266)
《大荒集》序	(266)
《四十自叙诗》序	(271)
《浮生六记》英译本序	(273)
《生活的艺术》序	(277)
《啼笑皆非》中译本序言	(282)
《啼笑皆非》中译本后序	(287)
《有不为斋丛书》序	(289)
《中国传奇小说》英文本导言	(293)
英译《重编传奇小说》弁言	(298)
《中国传奇小说》前记	(303)
《苏东坡传》序	(311)
《朱门》自序	(316)
《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绪言	(317)
《武则天正传》序	(321)
《平心论高鹗》弁言	(325)
关于《吾国与吾民》、《生活之艺术》之写作	(327)
《彷徨飘泊者》序	(331)
给郁达夫的信	

——关于《瞬息京华》·····	(332)
《励志文集》序·····	(335)
《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	(337)
《当代汉英辞典》缘起·····	(343)
所望于《申报》·····	(348)
《申报》的医学副刊·····	(350)
跋众愚节《字林西报》社论·····	(352)
论《语丝》文体·····	(356)
《论语》三周年·····	(362)
发刊《人间世》意见书·····	(364)
关于《人间世》·····	(365)
叙《人间世》及小品文笔调·····	(369)
说《宇宙风》·····	(373)
与又文先生论《逸经》·····	(376)
跋《西洋幽默专号》·····	(379)
《图书评论》云云·····	(381)

《大学》简评

《大学》原为《礼记》之一章，今列为“四书”之一部，因为列为“四书”中之一部，以前中国学童读“四书”时，皆自《大学》一书开始。《大学》与《中庸》背后的哲学意义，对学童并不重要，自然非七、八岁的学童所能了解，然此书必须精读熟记，以备将来之用。关于本书之重要性，宋儒理学家程伊川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一词，理雅格(James Legge)氏英译为The Great Learning，辜鸿铭译为The Higher Education，意为“高等教育”，更为正确。以前中国适于读《大学》的年龄，似乎相当于读美国的“专科学校”(Junior College)。《礼记》一书有一章把古时王子贵族的学制叙述得很明白，即本书中第九章。《礼记》之第八及十二两章，对古时教育制度犹有进一步的说明，本书并未选入。整个儒家的教育观点，似乎认为教育系为“士”(上等社会之知识分子)而设，日后以便为君主治理国家，或辅佐帝王以济世为政，因此在讨论教育时，始终皆以治国为宗旨。《大学》一书似乎是专为教育王子贵人而作，所以书名称为《大学》，而大学即王子贵人受教育之所，“君子”一词在《大学》中当然甚为通用，照字面看，“君子”者，“君王之子”也，亦即“王子”，后来渐渐为“士绅”(Gent-

leman)之称。此书内容所论，实际上，是以个人生活的修养（修身）与治国平天下为中心，也可以说以伦理与政治为主旨。

本书曾由宋儒朱熹改编，将一整节文字的顺序提到前面，使全文含义更为清楚。原来段落前后错乱，是早年将竹简误排之故，因以前竹简是用皮条串入竹简洞口而成捆收存的。我认为朱熹的改编令人敬佩，故本书采用朱本。但他似乎不曾注意到原来错乱的缘故，以致在他调动顺序的一部分，转折之处遂显得不够自然，也因而有两行完全相同。那就是“此谓知本”这一句。此句之后，后来又有同样一句“此谓知本”，“此谓之至也”。朱熹是把第二句“此谓之至也”与随后的“此谓之至也”看做是一段遗失文字的结语，于是他随即擅自代为补上那一段，藉此机会把宋儒以冥想为格物致知的道理插入书中一些。也因此完全改变了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对象，这也引起无尽无休的争辩与臆测。我曾将汉朝郑玄的《大学》原文与朱熹的版本比较，所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由来是那相同的两句“此谓知本”。原来在那段文字里是分开的，但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那些幸未罹难得以硕果仅存的老儒生，是全凭心中记诵记录下来，因而连系错误，这也自然难免。就犹如现今排字房犯这类错误一样。由郑玄的版本中原有的错误推论起来，根本并没有什么“阙文”，只是因文句错乱而起，在句中所讨论的“格物致知”只是限于人性与人心的活动，并未涉及物质界的宇宙。这一层由随后我改编的《大学》正文中即可一目了然。朱熹将全章予以前后调动，我仍保持其原来顺序，未予更动，只是把原来承上启下的那个雷同的句子，改放在我认为适当的所在而已。

（摘自《孔子的智慧》第四章）

《中庸》简评

《中庸》为“四书”之第二部，《大学》为“四书”之第一部。《中庸》在儒家哲学里之重要性，由下面本文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我之所以把《中庸》这部书置诸儒家典籍之首，即因为研究儒家哲学自此书入手，最为得法。研究儒家哲学时，《中庸》一书本身，可说就是一个相当适宜而完整的基础。《中庸》这部书，据早期权威学者所说，其作者为孔子之孙，曾子之门人，孟子之师，名叫子思。此外，据说《礼记》中的《坊记》、《表记》、《缙衣》，也是出诸子思之手。若将《孟子》与《中庸》二书的风格与思想相比，尤其是《中庸》之第一、七、八三节，其相似之明显，实属有目共睹，不容误认。而本书第七节中一部分，则在《孟子》一书中，竟完全重见。如果子思真是《中庸》的作者，他真不愧为孟子的良师，因为他的雏形观念之见于《中庸》者，竟生长成熟，在孟子的雄辩滔滔的口才中出现了。治学严谨之士，会在《中庸》与孟子的哲学中看出其脉络深深的关联。

（录自《孔子的智慧》第三章）

《论语》简评

《论语》一书，一般认为是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就犹如西洋耶教的《圣经》一样。其实这部书是未经分别章节、未经编辑的孔子混杂语录。所论涉及诸多方面，但对所论之缘起情况则概不叙明，而上下文之脉络又显然散乱失离。读《论语》，犹如读Bartlett之《引用名句集》(Familiar Quotations)，令读者觉得那些警句名句津津有味，引起无限沉思想象。而对那些才子的文句，不禁讶异探索，窥求其真义之所在。如将《论语》的内容与《礼记》和《孟子》，以及其他古籍各章相比，就会发现那些简洁警辟的文句都是从长篇论说文字中节录而来，而所以得存而不废者，正因为深受人喜爱之故。比如说，读了《论语》的“吾未见好德和好色者也”，然后再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的：

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余渠参乘，出，使夫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和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论语》本文上并未提到孔子当时说些“吾未见好德和好色者也”的实际情况，只是把这句话做一句抽象的话来说的。另外，《论语》中颇多四、五个字的短句，如“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是只有一种长处的技术人才。又如“乡愿者德之贼也”。关于乡愿，我们幸而在《孟子》一书中找到了“乡愿”一词详细的解说。我想，谁也不会相信孔夫子每次说话只说三、四个字就算了事。若

说，有人向孔子发问，发问者整个的意思，读者若不了解较为充分，孔子所作的回答整个的含义就能充分了解，这也是无法相信的。清人袁枚曾经指出，《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的语录，编纂者把弟子的问题部分尽量缩短了。因此在《论语》中发问都简单得只剩下一个字，如某某问“政”，某某问“仁”，某某问“礼”。于是，虽然是同一问题，因发问之人不同，孔夫子也就以各种各样的话来回答。结果为《论语》作注的学者也会因种种情况而误作注解，此种注解，自然不足以称公允之论。另有如下文：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注释《论语》的人解作“仲弓之贤，自当见用于世”。但袁枚则认为此系孔子与弟子凭窗外望，见牛犊经过，偶有所感而发，并非指仲弓而言。

那么，除去书中所见孔子的智慧之外，《论语》之美究竟何在？其美便在孔夫子的人品性格，以及他对同代人各种不同的评论。那美是传记文学的美，是孔夫子的语言之美，是随意漫谈，意在言外，而夫子的这些如珠的妙语却出之以寥寥数语，自富有弦外之音。《论语》之美正如英国十八世纪包绥艾所写的《约翰森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 by Boswell)一书之美妙动人一样；而与孔夫子在一起的那批人物，他的弟子，他的朋友，也是与约翰森周围那些人物一样富有动人之美。我们随时都可以翻开《论语》这部书，随便那一页都会流露出智者的人品之美，纵然有时极其粗暴，但同时又和蔼可亲。这就是《论语》这部书对中国人所显示的魔力。至于武断偏执也自有其动人的力量，孔夫子与约翰森的武断偏执之论，永远有动人的力量，因为这两位先哲把自己的见解都表现得那么断然无疑，那么坚定有力，其势堪称咄咄逼人。

《论语》这部书整个的特色只是阐释说明，并没有把孔子的思